

从“天然影棚”到“出品高地” 广东影视何以强势破圈？

文/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图/主办方提供

3月17日至20日，第30届香港国际影视展(FILMART)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广东馆以390平方米的展区规模和创新形式亮相，并在3月17日下午举办开馆仪式。

本届广东馆由广东省电影局、广东省广播电视局、广州市委宣传部和深圳市委宣传部联合组建，集结了省内81家优秀影视机构，向全球客商集中推介196个参展项目，涵盖院线电影、电视剧、网络视听作品和影视服务项目，参展规模与作品数量均创下历年新高。

2025年5月，广东出台包括影视产业、动漫影视产业等在内的6个文化产业“政策包”，对相关领域进行全链条扶持激励。经过近一年的实践，广东交出亮眼答卷。影视协拍平台为来粤拍摄提供了极大方便、动漫产业扶持政策让广东动漫走向精品化、《长安的荔枝》《默杀》《日挂中天》等多部粤产电影取得喜人的票房和奖项成绩……这套政策“组合拳”，正通过精准滴灌，将政策红利转化为支撑粤产影视精品爆发的强大动力。

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提供全链条协拍服务

不少观众都发现，无论是大屏还是小屏，广东在影视作品中的“能见度”极大提高。春节档上映的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惊蛰无声》在深圳全程取景拍摄，在深圳市宣传部的支持和深圳影视产业服务中心的保障下顺利完成制作，目前票房已突破13亿元。深圳的现代化形象和科技创新气质引发热议。让辛芷蕾拿下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的电影《日挂中天》在广州十三行服装批发市场、晓园新村等极富城市特色的空间取景，岭南风貌的鲜活质感通过大银幕触达全球观众。此外，《夜色正浓》《白夜破晓》《巨塔之后》等精品剧集，《捕风追影》《长安的荔枝》等大热电影接连在广东取景，广东正成为多元题材的天然影棚。

越来越多剧组来粤拍摄，这里除了多样的自然人文环境与气候条件等“硬

实力”，更有“广东影视政策15条”赋予的“软实力”。依托该政策成立的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在本届广东馆首次亮相，平台主任赵梦菲介绍，平台成立不到一年，已协助多部电影、剧集、微短剧、综艺、纪录片在广东取景拍摄，包括韩延导演、朱一龙主演的电影《空枪》，张晚意主演的剧集《但愿人长久》等多个备受关注的重点项目。

该平台的核心吸引力在于“极简”与“高效”。赵梦菲表示：“以往剧组跨市取景需要多头对接，现在只需在小程序上一次性申请，平台审核后即可将需求分发至各地市协拍中心，极大免去了重复提交资料的苦恼。”据悉，审核时效通常在两到三个工作日内，最快可实现第二日出结果。“尤其是需要医院、学校、公检法等公共资源协助的拍摄，由平台直接协调，解决了剧组最头疼的难题。”

赵梦菲透露，目前全省21个地市建立起紧密联系的沟通网络和工作群，成员涵盖了各地宣传部电影板块、文广旅局广电管理部门以及影视服务中心的工

作人员。“我们会根据剧组的特定需求跟各地市沟通，这相当于协拍不再局限于小程序上列出的那几个固定场景，只要剧组提出要求，我们就能在全省范围内帮他们寻找、对接最匹配的拍摄空间。”

据了解，广东省目前已有13个地市成立专门的影视服务中心，“1+21”省市联动的影视服务网络正逐步完善，真正实现了从流程精简到资源深挖的全方位保障。

动漫“政策包”助力产业向上突围

在广东馆动画展区里，猪猪侠、喜羊羊、虹猫蓝兔、百变校巴、开心超人等全国知名IP的海报一字排开，展现出广东动漫产业的雄厚实力。《琅琊榜》《龙舟少年》《少年歌行》《英雄》《凤凰与我》《大唐妖探》等动画新片的推介信息也出现在今年的展区中，备受期待。

去年5月发布的《关于推动广东动漫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以下简称“动漫‘政策包’”)，围绕营造大湾区动漫影视良好生态、鼓励优秀作品创作、支持应用前沿技术、加大作品奖励、加强人才引进培养、推动全产业链协同等环节提出15条措施。近一年时间过去，动漫“政策包”反响如何？

这套政策首先带给文化企业巨大的信心。“作为动漫‘政策包’的直接受益者，咏声动漫副总裁闫冰感触颇深。针对动漫产业‘前期融资难、开发周期长’这一长期痛点，动漫‘政策包’为项目前期开发提供资金支持。以咏声的新作《凤凰与我》为例，该项目在剧本创意阶段就已获得扶持。”对于动画电影而言，剧本是一部作品成功的关键，但前期开发风险极大，往往面临融资困难。闫冰坦言，“政府选择完全相信企业，通过前期剧本扶持为我们解了燃眉之急，这种‘兜底’作用对于创作早期的项目来说至关重要。”

据悉，《凤凰与我》预计将于2027年3月与观众见面。备受关注的国漫电影《落凡尘》，其内容创作与海外发行也得到了大力扶持。“《落凡尘》的海外发行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政策支持让我们能把作品带到更广泛的全球舞台，在更长周期内去孵化IP、获得收益。”闫冰介绍说。目前，该片在去年入围了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今年在新西兰、葡萄牙、肯尼亚等国展映，更有在欧洲大规模上映的计划。

精品力作实现口碑票房双丰收

在“政策包”的牵引下，广东影视创作力量显著增强。2025年，广东电影票房超63.48亿元，连续24年领跑全国。新增落户有一定规模的影视创作企业171家，电影剧本和完成片备案数量位居全国

第二，电视剧和微短剧备案数量突破新高。本届广东馆参展作品数量亦有所增加，既有彰显岭南文化魅力的本土创作，也有融合前沿科技的视听新作，更有粤港澳联合打造的合拍精品，全方位展示广东影视产业的全链条实力与创新活力。

粤产电影题材丰富。《空枪》《什么意思》《生死摆渡》《逆行而行》《给阿嬷的情书》等故事影片，为未来银幕储备了丰富的故事资源。动画电影持续发力，《熊出没·年年有熊》《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异国破晓》《落凡尘》《猪猪侠·一只老猪的逆袭》《开心超人之逆战营救》等作品彰显广东作为动画大省的雄厚实力。《琅琊榜》《龙舟少年》《少年歌行》《英雄》《凤凰与我》《大唐妖探》等动画新片也备受期待。纪录电影《中华白海豚》将镜头投向蔚蓝海域，记录珍稀物种的生存现状；《她是红线女》以光影致敬粤剧艺术大师，传承岭南文化根脉。粤剧电影《红头巾》《刁蛮公主憨驸马》通过银幕创新演绎传统戏曲，让古老艺术焕发新生。

粤产剧集类型多样。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风与潮》于2025年在央视一套黄金档首播，日最高收视率达3.176%；未成年人检察题材电视剧《无尽的尽头》集均播放量高达2666万；当代都市年代剧《我的山海》在央视八套黄金档开播首日CVB收视率达2.103%，居同期电视剧全国收视率榜首。《奇迹》作为总台首部原创新品短剧集，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受到广泛好评。改编自同名热门小说的《燕食记》《如凤似凰》《龙骨焚箱》等IP剧集蓄势待发，展现广东影视创作的强劲势头。

广东省电影局负责人在开馆仪式上表示，广东正制定加快发展全省影视产业三年行动方案，以具体举措引导影视创作、投资、消费协同发展，进一步优化全省影视产业体系，延展影视的价值链、消费链和服务链，推动广东向影视强省迈进。

在时间中与前人相遇

□李雪涛

读到“越慢老人”李慈铭(1830-1894)《六十一岁小像自赞》，心中忽然生出一种奇异的亲近感。文字写在一百三十多年前，而所呈现的心境却并不遥远。尤其当我也将年及六十有一之时，再读那句“形骸落落兮，谨畏翩翩；须眉憔悴兮，天怀畅通”，便不再只是文学上的赞语，而像是一种可以在身体之内感到回应的存在经验。

古人写“自赞”，并非自夸，而是一种晚年的自我定位。到了这个年纪，人已经不再急于证明什么，却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此生究竟成了什么样的人？李慈铭在赞中连用数词——“儒林耶？文苑耶？独行耶？隐逸耶？止足耶？”——似乎要为自己寻找一个可以安放的位置，却始终不肯落在任何一个现成的名目之下。这种犹疑，并非不自信，而是一种对自身命运已经看得太清楚之后的迟疑。名位不足以说明一生，而性情却又难以归类，于是只能以“雨潇风晦，霜落叶红，悠然独笑”自处。

今年我也将满六十一岁。寒假中重读《鲁迅全集》，才慢慢体会到鲁迅(1881-1936)晚年的心境。鲁迅只活

到五十五岁，但他的文字却常常带着一种比年龄深长的清醒。他所写下的文字，大多是在四十岁以后，而且，那些最锋利、最冷静也最孤独的文字，几乎都在他生命的后半段。按年岁算，他尚未到李慈铭所谓“观河之将皱”的时候，但从精神上说，却早已进入那种看尽世事而仍不肯自欺的境界。

想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年龄并不只是生理时间，而是一种历史时间。李慈铭六十一岁时，面对的是晚清的衰败与官场的狭隘；鲁迅五十余岁时，面对的是现代中国的混乱与精神的病症；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技术日新月异，信息瞬息万变，生活的节奏远远快于他们的时代。但奇怪的是，真正属于人生深处的经验，却并没有发生多少改变。孤独仍然存在，迟疑仍然存在，失望仍然存在；那种既不能完全退出，又不愿完全附和的心境，也依然存在。

去年在六十岁时，我曾写下《在时间中成为自己》。当时只是模糊地感觉到，人到某个年龄之后，所面对的不再是前途，而是时间本身。所谓“成为自己”，并不是完成某种理想，而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之中，仍然能够认出

那个不愿改变的部分。如今再读李慈铭的自赞，才明白这种感觉并非个人的偶然，而是许多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会经历的一种阶段。当外在的世界越来越难以依托时，人只能回到自身，确认那一点尚未被磨平的棱角。

李慈铭说：“故俗士疾之，要人扼之，而杖履所至，常有千载之清风。”这句话读来尤有感触。所谓“俗士疾之，要人扼之”，几乎是每一个不愿随波逐流的人都会遇到的处境；而所谓“千载之清风”，并不是后世的赞誉，而是一种自知：即使无人理解，也仍要保持那一点不肯改变的气息。

鲁迅晚年常说“绝望”，却从未停止写作；李慈铭自称“形骸落落”，却仍数上封事，不避权要。读他们的文字时，会发现所谓晚年，并不是退场，而是一种更为孤立的在场。位置可以失去，名目可以改变，但判断不能放弃。或许正是在这一点上，不同年代的思想者心意相通。

如今的世界，比他们的时代复杂得多，也“轻松”得多。技术可以替人记忆，制度可以替人安排生活，甚至思想也似乎可以被各种现成的话语所代替。但正因为如此，那种不愿完全被

安排的人生，反而变得更加困难。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再读《六十一岁小像自赞》，会觉得它并不是一篇古文，而是一种仍然没有过时的存在方式。

人到六十之后，渐渐明白，所谓一生，并不在于走到了哪里，而在于一路上放弃了什么，又保留了什么。

李慈铭在六十一岁时写下自己的小像，自问而不自答；鲁迅在五十余岁时写下那些冷峻的杂文，也未曾给出安慰。

或许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并不是成就，而是一种姿态，一种“形影景从”的从容。



悠然(国画) □罗桂雄

珠影六年

□方士

1986年，我从广州美术学院本科毕业，被分配到珠江电影制片厂。回头看，那分配的选择，全是一连串稀里糊涂，却又像被命运安排好的偶然。

1980年，我人生第一次踏足省城广州——为了赴考广美附中。刚到那天，我和另一位画友搭上14路公交车，目光扫过路牌，“珠影站”三个字撞进眼里，心里猛地一热。在那个年代，电影是顶神圣的东西。

我俩揣着一点卑微又天真的念头，想进去瞻仰一番，侥幸盼着能撞见几张熟悉的脸。结果刚走到珠影大门口，就被门卫拦了下来，没多问一句，直接被轰走。没辙，只好蹲在马路对面傻等，不知耗了多久，连一个人影都没见着，最后灰头土脸，默默离开。

过了两年，我考上广州美院中国画系。四年本科读完，服从分配，我捏着报到证堂堂正正走进了曾经把我拒之门外的珠影大门。

其实我心里左右为难。关心我的老师大多反对我改行碰电影；也有老师推荐我去汕头大学教书。两条路明白摆在眼前，我拿不定主意。后来林丰裕老师叮嘱我，有一位先生务必登门请教，他的建议，你尽可遵从。

揣着介绍信，我踩着单车径直去了广东画院林丰裕先生的家。第一次见到林丰裕，那感觉，和撞见银幕上的大明星没两样——满心都是敬畏与欢喜。先生一语，便定了我一生的艺术之路：“我就对了，汕头不能去。珠影一年拍不了几部戏，拍完回广州不用上班，时间全是你自己的，照样可以画画。除了画院之外，这地方是最好的单位。况且广州是大城，有你施展的余地。”

这番话改变了我的命运。

进了珠影，又遇见另一位贵人——时代动画公司总经理周承人先生。他早前在美院看过我的毕业创作《岭南花果》四条屏，之后便四处打听我的下落。得知我进了珠影，他见了我便笑着说：“终于找到你了，你是块画画的料。我知道珠影没有条件让你安心作画，动画公司可以给你一间画室，只是临时的，随时可能要搬。”

我听了欣喜若狂。那间画室条件极好，因动画公司属合资企业，其新建的大楼坐落于珠影园区的中心，内设电梯，配有空调；最关键的是，颜料任我使用，全是日本进口，上百种色彩，每一种都好得不像话。

珠影的那些年里，艺术室的领导都很关照我，很少安排我下剧组，为的就是让我安心画画。念念不忘的，有黄朝晖、马兴郁、林忠才先生等人的照顾。画坛上还有很多人始终惦记着我，譬如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岭南美术出版社的诸位师友。

尤其是广东美协副秘书长黄亦生、展览部的区焕礼，起初频频给我写信，再三叮嘱我，千万不要丢掉毛笔。黄先生住得离珠影很近，时常过来探望我。1988年，经汤小铭主席提名，广东美协为我举办了个人画展——第28回“星河展”。我在珠影时代动画公司创作室完成的近八十幅作品，全部展出，反响颇大。这一切，为我1992年调入广州画院成为一名专职画家，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那时的珠影，正在八十年代末的黄金余绪，不喧嚣，不浮躁，没有功利与拥挤。厂里的气氛宽松，人来人往都带着老文艺单位的朴素与真诚，没有森森的规矩，没有过度的算计，反倒像一处自由生长的园子，恰好容得下我这样一心只想画画的人。

在珠影前后待了六年，只参拍两部电影，看似与电影若即若离，实则日日受着影像的熏陶。那时珠影时常开设“国外电影观摩周”，看电影成了工作的分内事，镜头的语言、光影的结构、画面的叙事、空间的节奏，悄无声息地渗进我的审美里，让我对绘画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宣纸与笔墨，眼界被生生打开，变得宽阔、自由、不拘一格。

后来我一头扎进实验水墨，很多人问起创作的源头，我总想起珠影的那几年。

1992年，珠影迈入市场化改革。恰逢广州画院新址落成、广纳英才，幸得陈永锵院长赏识，我就此找到了艺术生涯的最终归宿。

木棉花开

□聂长江

院子里的木棉树又开花了。儿子考上公务员，像这如约绽放的木棉花，在温柔的春日里，开出最绚丽动人的色彩。

那年儿子两岁，我带着母子俩从粤东某机场调到广州。居住的房屋后，木棉树粗壮的枝干向着天空肆意伸展。儿子伴随木棉树长大，从牵着奶奶的手，捡拾掉在地上的

木棉花，一朵一朵地学数字，到成长为意气风发的少年，再到考上大学……朝着心中的目标一步步坚定靠近。

每天天刚蒙蒙亮，我总能见他坐在书桌前的身影，一盏台灯的暖光晕开，静静地映照在他专注的脸庞上，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成了清晨最动听的旋律。窗外的木棉树

恰逢春日，正抽出幼嫩的新芽，枝头挂着晶莹的露珠，迎着晨光轻轻晃动，仿佛为他的努力默默加油鼓劲。

春风如约而至，木棉花开满枝头，儿子的梦想，终于在这个春天里落地生根。仰望澄澈的天空，几只鸟儿扑棱着翅膀从木棉树梢飞过，留下一串清脆的鸣叫，在晨光里悠悠回荡……